

推理
MYSTERY

古玩暗战

朱晓翔 著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朱晓翔 著

古玩暗战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玩暗战 / 朱晓翔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008-6887-3

I. ①古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2006号

古玩暗战

出版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吴迪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销 各地书店

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8.875

字数 220千字

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36.00元

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月下绛妃 / 1

大宋重器 / 69

晚霞染秋 / 125

栖霞船屋 / 181

清墓明器 / 235

楔子

民国二十九年，洛阳城四天内发生三起灭门案，死二十二人，盗劫古玩估值数百万大洋。

这三户户主都是收藏名家，持有重量级甚至国宝级古玩。很快，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赫然出现几件战国青铜器和唐宋精品书画，经鉴定确为三户人家藏品。据悉后期将有规格更高的藏品参与拍卖。

灭门案中喻家长子喻荣华在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任职，其岳父是纽约重量级参议员，在政坛具有相当影响力，随即通过大使馆传递压力。

正在浙江一带活动的戴笠受命严加督办。戴笠熟知洛阳政府相互推诿、吃里爬外的官僚作风，干脆来个釜底抽薪，委任军统驻洛阳特派员伊官承为警察局副局长兼侦缉队队长，主抓洛阳灭门案。

第一章

新官上任没放火。

伊宫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天一夜，斟字酌句地研究了警察局近期所有案件卷宗，然后独自驱车来到西城郊外的看守所，提审一名叫左侯的犯人。

“我知道左侯只是你目前使用的名字，或者专门为这次关押而用，罪名是……”伊宫承看了眼卷宗，“走私烟草，一个不大不小、可以花钱摆平的罪名，不得不说，你很聪明。”

左侯，头发微卷，鼻梁高挺，眼睛里始终蕴含着笑意：“局座，走私烟草不归侦缉队管。”

“不过我有权立即放你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左侯一怔。

“协助警察局侦破灭门案，我还打算登报表扬你，当然，要配发照片。”

左侯的脸顿时揪成一片：“饶了我吧，有事局座尽管吩咐，左侯赴汤蹈……”

“不用你赴汤，只要交代为什么抢在灭门案前三天故意被抓？”伊宫承紧盯着对方，“你在逃避什么？”

“巧合而已……”

“作为中原地区排名绝对在前三位的造假高手，最重要的是面目模糊，没有名气，不为人所知，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，显然你事先听到些什么，担心被拖下水，所以主动进了局子，对不对？”

“军统特务果然非凡同响，掌握的信息比我想象得还多，佩服佩服！”左侯叹道，“直说吧，局座需要我干啥？”

“协助破案。”伊宫承停顿一下补充道，“就以左侯的身份，古玩鉴定顾问，没有案底，背景清白。”

左侯苦笑：“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走私烟草罚点钱就了事，协助查案有可能把命赔进去，没准还会被人揭老底……”

“我现在就能揭你的老底！”

“军统的绝招就是讹诈吗？”左侯耸耸肩，“那办完案子放我走行不？这是底线了。”

“成交，到时会有新身份和整套手续……谈谈你知道的情况。”

“我想先去下现场。”

伊宫承同意：“没问题，现在就走。”

收藏是富裕事，端木余、喻长范和陈方雷三家宅院都位于洛阳的富人区——东大街东段，案发时间基本一致，盗匪选择凌晨四点钟动手，破门、杀人，然后直奔秘室或地窖，将所有金银珠宝、书画瓷器等古玩洗劫一空，连单独陈列在客厅、书房、卧室等小件也没放过，说明事先经过缜密的踩点策划，同时并不排除有内应。

最先遇害的是端木家五人，包括端木余夫妇、管家和两名家佣；第二天喻家九人被屠，包括喻长范、叔伯哥哥一家四口以及管家和三名家佣；隔了两天陈家七人被屠，包括陈方雷夫妇、儿子陈秋、管家和三名家佣，儿媳当

天有事外出留宿在亲戚家得以幸免。

“喻家居然找不到一张照片，难道都不喜欢拍照？”左侯有些奇怪。

“可能吧。从喻陈两家门前路口车辙分析，盗匪出动卡车运赃物，非常嚣张！”伊宫承道，“喻家包括喻长范在内的九名死者头颅都被割掉，至今没找到，华盛顿喻大少爷坚持不下葬，说等找到头颅后合体……”

离开现场，两人又来到存放尸体的冷库，看着一具具无头尸，伊宫承生硬的表情更加铁青。

“三桩灭门案有何区别？”

“端木家遇害尸体完好，喻家和陈家所有尸体都被割头。”

“原因呢？”

“侦缉队推测盗匪在端木宅没想到割头，简直一派胡言！”

左侯开心地大笑：“这是侦缉队的正常智力水平，局座何必生气？主要是因为这伙人没在现场留任何脚印、指纹和残余线索，手法专业而老练，非寻常盗匪可比。”

伊宫承目光闪动：“以你掌握的信息以及对这三户人家的了解，谁最有作案嫌疑？”

“灭门案发生前一周，圈里朋友告诫说洛阳要出大事，按惯例警察调查大案要案，最先倒霉的就是像我这种见不得阳光的，与其没完没了地被盘问，宁可早点蹲局子撇清关系……当时我追问内情，朋友不肯透露太多，只含糊糊说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再问，一个字都不肯说。”

伊宫承冷笑：“我在军统还没见过不肯说话的人！”

“别别别，他是秘密线人，否则我就成了聋子瞎子，啥也干不了，再说他也不会了解太多，在圈子混都晓得明哲保身，知道得越多越危险。”说到这里左侯略作沉思，“古玩圈、收藏圈不屑玩枪，玩枪的不懂古玩，况且割

头岂是正常人干的活儿？依我看盗匪十有八九来自黑潭山。”

离洛阳城四十多里的黑潭山盘踞着以邱胡子为首的土匪，靠拦路抢劫、绑架勒索为生。当地政府曾请求军队多次进山剿匪，无奈黑潭山背后是绵延数百里的邱沙山脉，土匪一味周旋躲闪，根本不正面接触，两三个师的兵力都拿他们没办法。

“照你的说法得派兵剿匪？”

“那倒未必，盗匪枪玩得好，进了洛阳城摸不清门槛，要作案必须有圈内人指点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唐古斋老板马敬亭，他向来跟黑道不清不白，是胆大心黑的主儿。”

“很好，我这就把他抓起来审问。”

“灭门这种活儿横竖是杀头，没有证据，人家凭什么交代？”

“我在军统还没见过……”见左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伊宫承把后半截话吞下肚，改口道，“你觉得从哪儿着手？”

“马敬亭生意做得大，但古玩鉴定方面水平一般，抢来的东西偷运到海外前必先经名家筛选，不然在洋人面前砸了招牌，以后做不成生意。”

“他有可能请哪个名家？”

“当然是洛阳排名第一的鉴定师——‘鹰眼铁口’宋楚云！”

宋楚云没混出名头时曾在唐古斋做过事。马敬亭人品虽不怎地，却很识才，即便宋楚云跑到竞争对手擢云阁做三掌柜都没翻脸，相反按规矩结了工钱，另外还奉送了不薄的红包。冲这份雅量，宋楚云成名后对任何人都敢拿架子，唯独马敬亭托付的事从不拒绝。

侦缉队先从外围秘密调查宋楚云手下，得知灭门案后有天清早他曾独自出门，到傍晚才回家，二姨太多嘴问了几句，被他劈头盖脸骂得泪汪汪地晚

饭都没吃。

伊宫承带着左侯登门拜访，宋楚云不出所料推得一干二净。

“外出鉴定古玩当然是有，这是宋某吃饭的行当嘛，要是成天闲在家里才是问题，敬亭兄那边生意做得大，宋某走得勤些也正常，要说看了哪些东西……宋某每天经手的古玩不下于百件，却无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还请见谅。”

伊宫承道：“如果碰巧是战国人面纹三足方鼎，或是南宋夏圭的《松崖客话图》，大师想必记忆深刻吧？”

宋楚云怫然变色：“人面纹三足方鼎乃喻先生的藏品，刚在苏富比拍了二十六万英镑，局长怀疑宋某与灭门案有关？”

“到底见没见过？”

“宋某曾受邀到喻宅鉴赏古玩，藏品中有此方鼎，可惜物是人非，喻宅竟遭此大厄，唉。”

“喻宅最珍贵的古玩是什么？”左侯突然问道。

“古玩一行并无优劣，唯藏者喜好而论。”

左侯强调道：“我特指字画。”

“论字画，《松崖客话图》算是藏品中的精品，但非绝品，传闻——仅仅是传闻，不足为信，喻先生用不光彩手段得到了唐伯虎《月下绛妃图》大幅绢本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左侯失声叫出来，连平素喜怒不言于表的伊宫承都露出震惊的表情。

唐伯虎仕途失意，生活穷困潦倒，长期混迹于勾栏妓院，最擅长的并非山水画或仕女图，而是春宫图，这是他赖以糊口谋生的手段。正史为尊者讳，一味推崇他的仕女图，美其名曰“唐三白”，只有内行才知道唐伯虎的春宫图收藏价值更高。如《孟官蜀妓图》《班姬团扇图》等传世佳作，在伦

敦拍卖市场已经炒至百万英镑以上，势头直逼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然而，那些不过是小规格画册或扇面版，真正大幅绢本且流传有序的唐伯虎春宫图唯有《月下绛妃图》，政府将它列为国宝级文物，在绝对禁止流出国外的一百幅古画中排名第九。

“什么不光彩手段？”伊官承追问。

宋楚云摇摇头：“抱歉，宋某并非收藏圈中人，无意卷入无谓的纷争，二位请用茶。”

见主人家端茶送客了，两人遂知趣地告辞。

“一桩大案牵出另一桩大案，看来警察局副局长的位置要坐一阵子了，”伊官承恨恨道，“‘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’就指这幅画？可盗匪为何灭了喻家还不罢休，又灭掉陈家？”

左侯道：“这我知道。喻陈两家是亲家，喻长范的小女儿喻晓菲嫁给了陈方雷的独生子陈秋，也许盗匪在喻家没找到画，怀疑暗度陈仓到了陈家。”

“这样说来端木余岂不成了冤大头，他跟画有啥关系？”

左侯摇头叹息：“一团乱麻，再到唐古斋看看吧。”

踏进唐古斋大门，柜台前围了一大圈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店掌柜显然不在，几名坐班伙计笨嘴拙舌地压不住场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左侯站在旁边仔细听了会儿便弄清事情原委。

有个壮汉拿了只号称元青花小碟来典当，坐班伙计认为是赝品不肯接受，双方言语不合便吵了起来。民国以来市场上凡香炉必称宣德，青花必言元明，造假工艺越来越高超，尤其高仿品即使专业鉴定师仓促间都难辨真伪。伙计拒绝接受情有可原，但才识有限说不清假在哪里，无疑折了风头。

壮汉在围观者起哄下更加得意，提高声音嚷道：“俺家传了六代的疙瘩宝贝，瞧这包浆、这质地、这分量，没说的标准元青花，你们要是说不出哪

儿不对劲，俺今天就要砸了唐古斋的金字招牌！”

“砸！砸！砸！”围观者唯恐天下不乱，一个劲儿地怂恿。

“这位爷别激动，我来瞅一眼成不？”左侯分开众人，拿起青花小碟细细琢磨会儿，笑道，“还别说，仿得挺有水平。”

壮汉暴跳如雷：“你算哪根葱跑这儿装相？先说个理由，要是张口说瞎话老子揍你！”

左侯道：“平心而论各方面都没破绽，偏偏碟子底款露了马脚，大家瞧，底款写的是‘大元国延祐乙卯年制’，这个不对。”

“怎么不对？”围观者纷纷问，壮汉也满脸狐疑。

“延祐乙卯年是公元1315年，元代早期，当时青花料并非后来通用的进口苏泥渤青，故而青花瓷色略显灰黑，釉子也不白，制作水准一般。这碟子色泽与元中晚期青花瓷一样鲜艳光洁，明显不是元早期。”

“哦——”围观者一片叹服声。

“他娘的胡说八道！”

壮汉气急败坏地抡起拳头就要打，伊宫承在他肘部一撞，拦在身前，壮汉见是警察顿时蔫下来，嘴里嘟囔了几句讪讪夹着碟子离开了。

伙计如奉贵宾将两人引至内室，一位身着罩花马褂、虎背熊腰的短髯男子上前致谢，他就是老板马敬亭，如左侯所说并不精于鉴定，因此刚才躲在里面不便露面。一番寒暄之后转入正题，马敬亭似乎早有准备，神定气闲。

“这是侦缉队第二次登门了，之前宣队长也来过，没办法，谁叫马某多年前跟道上朋友有过瓜葛。端木、喻、陈三位都是收藏界精英，马某与他们偶有来往，算场面上的朋友，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下此毒手。”

“听说喻家灭门跟《月下绛妃图》有关？”伊宫承问。

马敬亭脸色一变：“圈子里曾传过，流言蜚语而已，不足为信。”

“不妨说说。”

“嗯——马某纯属转述，不足作为警方破案证据……”马敬亭再三声明后才开始述说，左侯却在这当儿转到外面柜台闲聊了。

第二章

《月下绛妃图》创作于1521年，属于唐伯虎晚期成熟作品，此画被苏州盐商田郁贵重金购得，作为镇宅之宝，直到清代雍正年间田家后人犯事被抄，画落到苏州知府周铁钧之手。民国六年周铁钧后人举家远赴英国，为筹集路费以六十万大洋卖给开封收藏家姜志诚。整个过程符合古玩收藏最看重的史料齐全、流传有序的标准。

此后姜志诚一度销声匿迹，此画再也没出现过。三年前他儿子姜海涛低调搬至洛阳，大家才知道姜志诚已去世。姜海涛虽也醉心收藏，但更偏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，遂拿《月下绛妃图》与端木余换了两件青铜器：一是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的青铜方罍，一是专门用于朝廷高级祭祀活动的青铜尊彝。

这笔交易出了点麻烦。几天后姜海涛把玩时发现青铜方罍是老胎新作——以明代青铜器为坯，从春秋青铜器上移植锈斑，巧妙复合加工成春秋青铜器，很多资深鉴定师都栽在这种手法上。端木余矢口否认，反指姜海涛偷梁换柱，拿赝品栽赃。古玩交易讲究当面鉴定，姜海涛虽有确凿证据却奈何端木余不得，只能吃下哑巴亏。

“跟喻长范有何关系？”伊宫承问。

“他是见证人。本来这种交易应该请鉴定师当场验货，两人都自恃见多识广，更不愿外人知道《月下绛妃图》的消息，只请了喻长范做公证——喻长范是洛阳收藏协会会长，双方都信任。”说到这里马敬亭咧嘴笑道，“收藏圈全凭君子信用，一旦遇到小人就没办法……再后来姜海涛纠缠不休，端木实在绷不住了把画低价卖给喻长范，至于喻长范用什么手段平息了事端就不清楚了，总之是传言，我就这么一说，局长就这么一听，如此而已。”

伊宫承不动声色：“多了解些情况总有好处，以后说不定还得烦扰。”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

马敬亭满口答应，右手不着痕迹地往伊宫承衣兜里塞了个红包，伊宫承假装没在意，在他陪同下出了门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伊宫承指着店门口写着“义拍”“精品”“惋惜”等字样的广告问。

马敬亭解释道：“之前端木先生在开封买的古玩，受战乱影响交通封锁延至昨天才运过来，可惜人没了，我跟端木先生在乡下的亲戚商量，组织拍卖会把东西卖了赚几个钱养老，唉……”

“马老板是热心肠哪。”

路口拐弯后，左侯冷不丁一捏伊宫承衣兜，笑道：“好沉，起码有五块银圆。”

“场面文章。”伊宫承简洁说，转而问，“从伙计嘴里打听到什么料？”

“一是马敬亭有个搞运输的外甥叫戴小桂，单卡车就二十多辆；二是喻陈虽是亲家，关系却相当地差，上个月两人还大吵过，据说因为陈秋有暴力倾向，俞晓非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；三是喻荣华上周从美国回来就找过马敬亭，两人关门吵了很长时间。”

“嗯，我这就派人调查戴小桂，弄清每辆车每天去过哪些地方，没准儿

能挖点线索！”

“你们查，我到旅馆歇会儿。”左侯打了个长长的呵欠。

伊宫承瞪他一眼：“想偷懒没门儿，走，继续找姜海涛。”

“您那儿工作强度这么大？”

姜海涛隐居在西大街平民区迷宫般的深巷里，小四合院，院里花草侍弄得干干净净，屋内陈列并不豪华，却有股说不出的雅致和精美，契合姜家一贯低调平实的风格。

“逝者为大，姜某不便评说。”姜海涛手执鹅毛扇，“如果非用一个词形容，那就是两个字‘无赖’。”

“能看看那两尊青铜器吗？”左侯问。

姜海涛脸上傲慢的神情一闪而过，微笑道：“可以。”

青铜方罍比想象中的小得多，单手便能捧起。左侯戴上手套，拿在手里足足揣摩了四五分钟才轻轻放回锦盒。

“有何高见？”姜海涛半讽半讥地问。

左侯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傅小明。”

姜海涛大惊，上前紧握他的手道：“行家，绝对的家行！不知先生还看出什么？”

左侯悠悠一笑，低头啜茶。

伊宫承道：“《月下绛妃图》价值连城，姜先生受骗上当后难道就善罢甘休？”

“姜某懂局长的意思。”姜海涛淡然道，“画虽好，在姜某眼里总不及青铜器的古朴美，譬如娶了不喜欢的女子，任她如花似玉都比不上爱人的素面朝天。”

“绝妙的比喻！”左侯喝彩道。